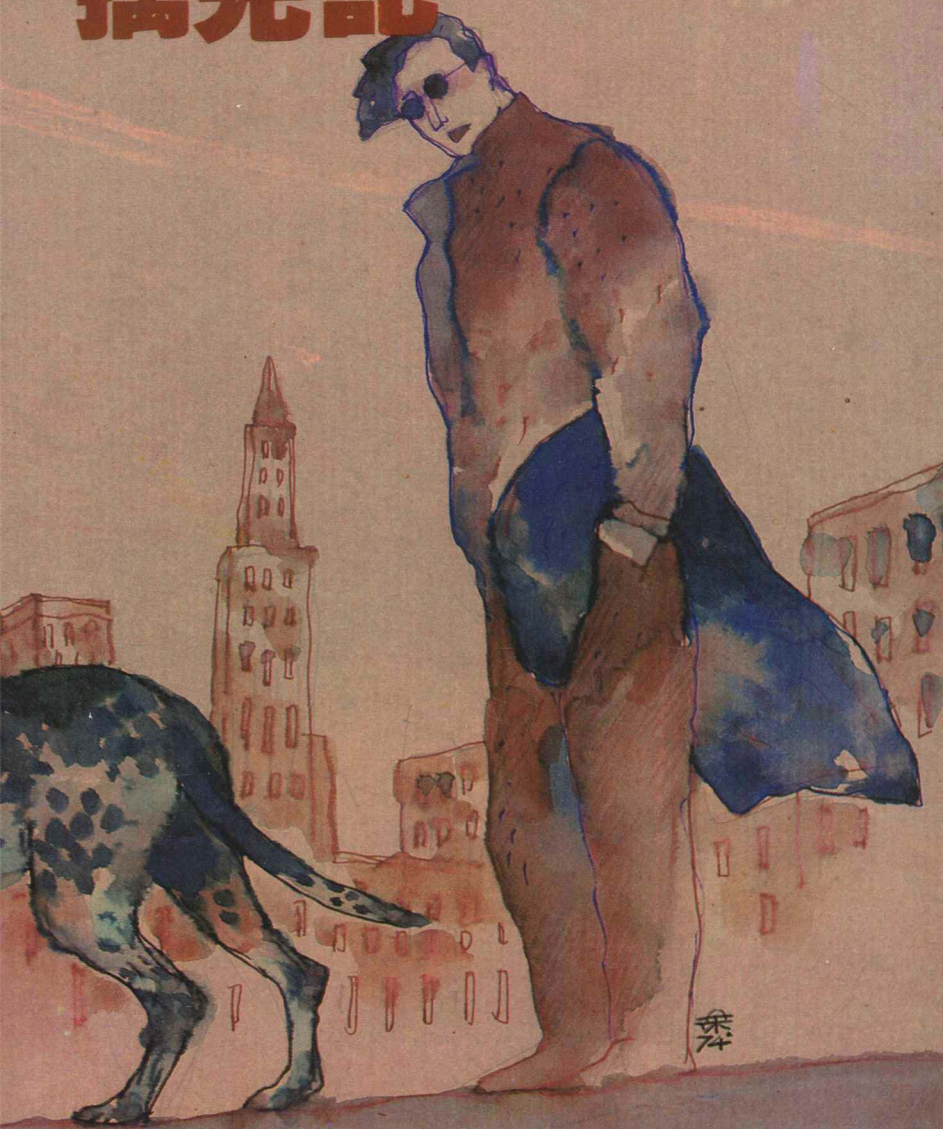


偵探小說 / 倪匡著

擒兇記





倪匡著

擒兇記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擒兇記

倪匡偵探小說集 Z④

著者	倪	登	匡
發行人	沈	恩	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	
	台北郵局 36—575 號信箱		
	郵撥：0 7 6 5 2 5 5—8	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	
	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 號		
	電話：7 1 1—7 8 7 1		
門市部	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29 號		
	電話：7 5 2—4 6 0 8		
香港	田園書屋		
總代理	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		
印刷所	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		
	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800 號		
裝訂	嶸興裝訂有限公司		
	台北市赤峯街 77 巷 7 號之 1		
定價	新台幣 90 元	港幣 18 元	
初版	中華民國 71 年 6 月		
再版	中華民國 75 年 5 月	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• 錄目 •

「擒兇記」目錄

魔鬼的舞蹈
未卜先知
擒兇記
迷途橫禍
怪人奇騙
妖女煞星
催眠乏術

一 二五 兇 七五 九 三三 一四七

魔鬼的舞蹈

· 跳舞的鬼魔 ·

警車尖銳的警號聲，劃空而過，途人都停了下來，警車駛過市區中最繁盛的街道，停在一幢摩天大廈之前。這時，正是黃昏時分，所有的商行都放工了，街上擠滿了等待回家的人。

當兩輛警車停在大廈門前之後，途人爭相詢問着：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」

有的路人指着大廈，叫道：「看，有人要跳樓了！」

於是，所有在大廈附近的人，都抬起了頭來，附近的大廈窗口中，也都伸出了人頭來，不知有多少人，都注視着那幢大廈，十五樓的一個窗口，在那個窗口之旁，一個男人，正背貼着大廈的牆，站在一道不過半呎寬的石牆上，他隨時可以跌下來！

而那是將近一百五十呎的高空！那男人如果跌下來的話……所有的人，都在想着這一點，那着實是够刺激的，所以，當警員下了警車，勸圍在大廈附近的人羣散開時，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，看熱鬧的人仍然圍着，但在大廈前面倒空出了一大片來。

交通也阻塞了，所有的車子都排着隊，好幾個警員在指揮着車輛走別的道路。

不到兩分鐘，消防車也趕到了，救傷車也來了，消防官和警官在會商着，如何才能將那人救下來，消防車的雲梯，迅速向上升起。

但是，雲梯並沒有那麼高，雲梯升到了近端，離那人仍然有三十呎，那是無補於事的。而那時，兩位警官，早已進了大廈，衝進了那家商行，那間商行掛着「巴黎貿易公司」的招牌。

像那樣的貿易公司，在商業活動繁忙的大都市中，至少有幾千家之多，那兩位警官撞開門，進入那家公司的時候，就呆了一呆。

那家公司中一個人也沒有，而且，凌亂不堪，幾乎所有的抽屜，都被打開着，從打開的窗子中捲進來的風，吹得一大堆紙灰，在屋子中四下飄揚，那完全是一副緊急撤退的景象！

這種景象，出現在一家商行之中，實在是太不正常了！那兩位警官互望了一眼，但他們都來不及去顧及這一點，他們來到了窗口。

他們從窗口中探出頭去，已可以清楚地看到，站在窗口外的那個人了。

那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，他身上的衣着，相當華貴，在暮色中看來，他的臉色，蒼白得可怕。但最刺目的，還是他反抓在牆上，凸出只有半吋許的磚頭的雙手。

他那時姿勢，雙手平伸，就像是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一樣，他的身子，雖然是全靠雙手抓住了磚頭，才不致跌下去的，所以，他的指節骨，已經發青，他的身子，也在不斷地發着抖。

他緊閉着雙眼，顯然不知有兩個警官，已經來到了窗口。那兩個警官又互望了一眼，一個警官盡量將聲音放得柔和，道：「朋友，有什麼想不開的事情，我們可以幫你的忙！」

那人一聽到警官的聲音，陡地睜開雙眼時，在他睜開眼來時，他的身子，震動了一下，幾乎就此直跌了下去，在街上，和四周圍大廈的窗口，看到了那種情形的人，不約而同，發出了一下

驚呼聲來。上萬個人，雖然每一個人發出的驚呼聲並不高，但是聲音匯集在一起，却也是十分驚人的「轟」地一聲。

那兩個警官皺了皺眉，一個已攀上了窗子，另一個緊拉着他的手，那攀上窗子的警官，將自己的手，向外伸出，伸向那人。

天色已迅速黑了下來，那警官的心情，十分緊張，他勉力將手向外伸去，直到他幾乎已可以碰到那人的手了，他才道：「你慢慢來，拉住我的手，我會將你拉進來的，來，握住我的手！」可是那人却搖着頭，他用帶着哭音的聲調說：「你們可以……可以保證他們不殺我？」

那兩個警官呆了一呆，他們立即想到，那人出現在窗外這件事，絕不是一個人想跳樓自殺，那麼簡單！但目下，最重要的是將那人救回來！

這時，有更多的警務人員，進了那家貿易公司，李玉芳也在，李玉芳來到了窗口，她也聽到了那人的這句話，她道：「當然可以，不論發生了什麼事，警方救了你，你都在警方的保護下！」

那人的聲音更像在哭，他道：「可是……可是我弄亂了他們的整個計劃，我……我……」

那人說着，竟嗚嗚地哭了起來。

這時候，那兩位警官和李玉芳的心中，都不耐煩而焦急，但是爲了救人，爲了使那人的神經，不至於過分緊張，是以他們還不得不裝出從容的神情來。

李玉芳的聲音，聽來很柔和動聽，她道：「不要緊的，警方有力量對付任何人！」

那人望着李玉芳，他似乎在李玉芳的話中，獲得了力量，他在慢慢地向窗口移來，和那警官的手，已越來越近了。

他一面向窗口移近，一面喘着氣，像是急不及待地道：「警官先生，這間公司，是一間販毒機構，他們做的是非法的勾當！」

那警官道：「這些事，可以等一等再說，現在，你要小心，小心握緊我的手！」

那人的情緒，顯然是在極度激動的情形之下，他可能根本沒有聽到那警官在說什麼，只是自顧自道：「這販毒黨，掩飾得十分好，但是我知道了他們的全部秘密，那個『鐵塔』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那警官已可以碰到他冰冷的手指了！

那實在是最緊張的一刻，那警官立時張開五指，準備緊緊攔住那人的手腕。

只要他能攔住那人手腕的話，他就可以將那人硬拖回窗子來的。

可是就在這時候，在那座大廈更高的幾層樓中，不知是那一層，突然落下了一個煙灰盅來。那是一隻銅質的煙灰盅，很沉重，而且，不偏不倚，落在那人的頭上，那人的話立時被打斷，他的身子，也向前陡地一傾。

那警官連忙向他的手腕抓去，可是，只差了半吋，未曾抓中！

在上萬人的親眼目睹之下的那人的身子，離開了大廈的牆壁，他發出了一下驚人之極的慘叫聲，向下跌了下去，看到這種情形的人，又再度發出驚呼聲，早在下面等候的消防人員立時張開救生網。

如果那人落在救生網中，他或者不至於死去，但是，當他下墜到七樓時，却撞在一根旗桿上，身子彈了開來，接着，便跌在大廈門口的地上。

在大廈門口的警員，在那一剎間，也不禁都閉上了眼睛！一個人，從一百五十呎的高空跌下來，跌在堅硬的水泥地上，那樣子實在太難看了！

救傷人員立時奔了過來，他們只俯身看了一眼，便在那人的身上，蓋上了一塊白布。

在十五樓的窗口，那警官仍然伸着手，他五指緊緊地捏着拳，他道：「我只差一點，就可以將他抓住了，只差那麼一點點！」

李玉芳難過地道：「那不是你的錯，你已經奮不顧身，盡力而爲了！」

當那人才一跌下去之際，早有警員向上面幾層樓去調查，是誰拋下那煙灰盅的。可是，那幢大廈一共高二十四層，而且，大廈的天台上也全是向下看熱鬧的人，要調查那煙灰盅是由哪一層，是什麼人拋下來的，簡直是不可能的事！

李玉芳轉過身來，攀出窗外的那警官，也回到了窗內，李玉芳道：「詳細搜查這間商行，將一切有文字的紙張都帶回去，立即調查這間公司的負責人，和平時與他們有來往的人。」

七八個警員都忙碌了起來，他們在紙灰中檢尋着還未曾完全燒毀的紙片，小心翼翼地將之集中起來，新聞記者也全來了，但是因爲案情嚴重，這間商行可能是全市最大的販毒機構，在案情沒有明朗化之前，警方不準備發表太多的資料。

所以，新聞記者都聚集在走廊中，李玉芳在門口，和他們解釋着這種情形。

李玉芳一面解釋着，一面聽到人叢中，高斯正揚聲在叫她：「玉芳！玉芳！」

李玉芳聽到了高斯的叫聲，不禁皺了皺眉，她和高斯，自然是好朋友，但是，她却也是一位高級的警官，當她正在執行高級警官的任務之際，高斯那樣大聲叫她，這多少使她感到尷尬。

所以，她只當沒有聽見，仍然請求記者的合作，高斯却擠了進來，直來到了李玉芳的面前，道：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李玉芳瞪了他一眼，冷冷地道：「高先生，和你沒有關係！」

高斯舉起了手中的相機，道：「怎麼沒有關係？我是攝影記者！」

李玉芳又瞪了他一眼，轉身走了進去，將門關上，半小時之後，所有的警方人員，除了兩個警官留守之外，全都撤退，記者跟到警局，但是連高斯在內，所得到的答覆只是：「警方正在調查中。」

的確，警方正在緊張地調查研究這件案子。

研究這件案子的有好幾個高級警官，從已發現的文件中，已可以毫無疑問地證明，那貿易公司，是一個大販毒機構。

但是困難是，這公司中所有的人都事先逃走了，一點線索也沒有留下，唯一的線索，就是那人臨死時所說的那句話：「我已知道了他們全部秘密，那個鐵塔——」

而那墜樓身死的人的身分，也被查出，他也不是好東西，他叫阿巧，有過三次入獄的記錄，兩次是偷竊，一次是藏有毒品。而且，很明顯地，死者是一個吸毒者。像死者那樣的一個人，可

以說是大都市的渣滓，任何大都市中，都有這一類型的人，吸毒者，幹着小非法勾當、路刦、鼠摸。像這樣的人，照說是絕不會和大販毒組織發生直接的聯繫的，但是何以阿巧會在大公司的窗外要跳樓呢，這是耐人尋味的問題。

而這一個問題，也沒有什麼線索可循，只好推測，李玉芳推理的結論，獲得了大家的通過，她的推測是，王阿巧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，得知了巴黎貿易公司的秘密，他以為掌握了這個秘密，可以敲詐那些大販毒頭子，得到一筆金錢，或者，可以藉此打進那販毒組織，成為那組織中的一員。這就是他會出現現在巴黎貿易公司的原因。

但是王阿巧顯然太天真了，他不知道，現代的犯罪組織，其組織之嚴密，尤甚於軍隊，王阿巧當然得不到任何好處，而且，販毒組織的人一定想殺害他，而他在情急之下，便鑽出了窗口。一看到王阿巧鑽出了窗口，那些販毒頭子，一時之間無法對付他，又知道必然會吸引了大批途人，警方人員也立時會趕來，所以，他們就進行緊急撤退，焚毀文件。而其中的一個和幾個人，還躲在大廈中，在警方人員已可以拉住王阿巧的時候，從上面拋下物件來，使王阿巧終於什麼也未曾說出來，就墜樓死去。

李玉芳的分析，很具說服力，可是，那對於追查這個販毒組織，却一點用處也沒有。因為王阿巧並沒有說出他所知道的秘密來，他只說了半句：「那個鐵塔——」其餘的秘密，就隨着他的墜樓，而不為人所知。

那麼，出自王阿巧臨死之前的那句話，又是什麼意思呢？這間公司叫「巴黎貿易公司」，巴

黎有一座世界聞名的鐵塔，那是人所皆知的，然而，公司中却没有鐵塔，沒有鐵塔的照片，沒有任何有關鐵塔的資料，於是，王阿巧的話，也成了毫無意義的話。

在王阿巧死後，一連四天，市內的毒品，供應奇缺，弄得癮君子叫苦連天，於是，警方更可以肯定，那間掛着「巴黎貿易公司」招牌的販毒機構，是全市毒品最大供應者，偵緝工作，也更加加緊，每天二十四小時，都有人研究這件案子，但是仍然一點頭緒也没有。

初冬的陽光很明媚，高斯望着窗外，不禁嘆了一聲。

那麼好的天氣，而他這幾天，又恰好稱得上清閒，但是，打一百次電話去，李玉芳一百次的回答，都說是「没有空」。

高斯也知道李玉芳爲什麼在忙，因爲報上對於王阿巧墜樓的事件，記載得很詳細，高斯也知道警方無意中找到了一個販毒組織的大本營，那麼，這幾天，李玉芳一定是爲這件事在忙碌了。

高斯一面嘆着氣，一面望着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，他又拿起了電話來，但是在撥號碼之前，他却改變了主意，他打的並不是李玉芳的電話，而是他的一個新主顧，一位舞蹈家的電話。

那位舞蹈家請高斯替她造型，高斯已替她拍了好多照片，如主顧認爲滿意的，再加修飾放大。

這種事，本來只要隨便派一個職員將拍攝的照片送去就可以了，但高斯一來沒有事；二來天氣那麼好，他不想悶在辦公室中；三來那位舞蹈家十分美麗動人，別以爲高斯是什麼狂蜂浪蝶，

但是能和一位美麗的姑娘，講上幾句話，消磨一些時間，總是令人愉快的事。

高斯通了電話之後，將所有照片，放在一個大牛皮紙的封袋中，二十分鐘之後，他已到了一間極其高貴的夜總會的口。

那位舞蹈家在夜總會中表演，夜總會最近的號召是「來自世界各國的舞蹈」，那位舞蹈家需要練舞，所以，她吩咐高斯將照片送到夜總會來。

高斯走進夜總會的時候，所有的燈光，都集中在台上，那位美麗的舞蹈家，正在排練一種動作十分輕柔的日本舞蹈，高斯倚着一根柱子站着。

夜總會中，零零落落地有不少人，高斯也沒有去注意他們，他只是站了片刻，然後，舉起手中的牛皮紙袋來，向那位舞蹈家揚了幾下。

可是，光線集中在台上，夜會會的其它角落很陰暗，在台上的人，根本無法看到台下的情形，高斯揚了幾下紙袋，並沒有得到反應，他只好耐心等待那舞蹈家跳完了舞再說。

高斯站着，漸漸地，他被優美的動作所吸引，細心地欣賞了起來，大約過了三五分鐘，舞蹈到了高潮，高斯也更全神貫注。

而就在那時，突然，他的手中，緊了一緊，當他低下頭去時，他手中的那隻牛皮紙袋，已被從柱後伸過來的一隻手搶走了！

高斯陡地一呆，立時大聲叫了起來，道：「喂，你——」

他才叫了一下，好幾個人，一面發出噓噓聲，一面向他怒目而視，高斯連忙繞過柱子，他看

到一個身形瘦小的人，拿着他的牛皮紙袋，迅速地推開一扇門，閃身而入。高斯連忙追了上去，當他也推開那扇門時，那是一條走廊，那人却不在走廊中。

高斯立時看到，走廊的盡頭，也是一扇門，但是那門却鎖着。

那表示那人不可能從走廊的另一端逃出去，那麼，這人一定走進了走廊兩旁，總共六間房間中的一間。

高斯的心中，不禁感到十分滑稽，那牛皮紙袋中，只是大約兩百張明信片大小的照片，居然也會被人搶走，那實在太滑稽了！

他連忙推開了左邊的第一扇門，兩個大溪地的少女，正在圍上草裙，向他投以驚異的一瞥，他忙又將門關上，看了看門上的字。

直到這時，他才注意到，六間房間，全是演員的化妝室，高斯略停了停，敲門，等到門內，有了反應，他才推門進去，問道：「看到一個瘦小的人，拿着一隻牛皮紙袋走進來麼？」

這個問題，他問了六次，得到六次相同的回答：沒有。只不過回答他的人是不同的，那是：兩個大溪地少女，一個法國女人，兩個穿着緊身袴，花邊襯衫和高跟靴的西班牙人，一對白俄夫婦，七名法國少女，她們的手指上都套着長長的全指套，和一個畫着花面，戴着可怕的假髮的日本男人。

那瘦小的人像是忽然消失了！

但是高斯却可以肯定，那六間房間之中，一定有一間房間中的人，是在說謊，那突然取走了

他牛皮紙袋的人，一定匿藏在其中的一間，如果他去搜查，一定可以將人查出來的。

但是，高斯却並沒有那麼做，他只是聳了聳肩，他並沒有損失什麼，那只不過是兩百多張照片，底片仍然在他的辦公室中，有什麼大不了，也不值得小題大做。

而且，在那剎間，他已感到了一件事，他甚至有點感謝那個人搶走了那牛皮紙袋，因為他有藉口，又可以和李玉芳通一個電話了。

可不是麼？他是市民，被人搶走了東西，李玉芳是警務人員，自然要接受他的投訴！

高斯反倒高興了起來，他雙手插在椅袋中，輕鬆地走出了那走廊，走進電話間，撥了李玉芳的電話。他等了相當久，才聽到李玉芳的聲音，可是李玉芳在一聽到了他的聲音之後，就道：「高斯，我告訴過你多少次了，我忙！你別來煩我好不好？」

「不，這次來煩你的，並不是你的朋友，而是一個遭到了意外的市民，我！」高斯理直氣壯地回答。

李玉芳道：「如果你的意思是要報案，那麼請將你的電話，接到報案室去！」

高斯呆了一呆，他急忙道：「玉芳，那是十分奇怪的一件怪事，而且，十分神秘，離奇！」爲了要和李玉芳繼續講下去，高斯先加了一連串的形容詞，想吸引李玉芳的注意。

可是，李玉芳却嘆了一聲，道：「行了，別來這一套了，你還是——」

就在那時候，電話間的玻璃門突然破裂了，發出「乒乓」響聲，再接着，幾乎是同時，高斯的肩頭，覺得一陣火熱辣的疼痛，他低頭一看，血像是變魔術一樣，從他的肩頭湧了出來。

這一切實在來得太意外了，那分明是有人用一支滅聲器的手槍，在向他的射擊，如果不是他急得拚命在想形容詞，是以身體搖搖擺擺的話，那一槍可能不是射中他的肩頭，而是射中他的心口！

李玉芳在電話中連聲問道：「怎麼了？發生了什麼事？什麼聲音？」

高斯呻吟了起來，道：「有人向我射擊，我受傷了，我在甜心夜總會！」

一個侍者恰好在這時經過電話間，看到高斯受傷，驚叫了起來。

高斯躺在床上，李玉芳站在床前，高斯已動過手術，在他的肩頭，取出了子彈來，高斯望着李玉芳道：「找一個女警官做朋友真沒趣，你要受了傷，她才會在你身邊！」

李玉芳瞪高斯一眼，高斯又嘆了一聲道：「而且，當她望着你的時候，你就會有犯罪的感覺。」

李玉芳無可奈何地笑着，道：「高斯，我實在忙啊，自從那件毒案發生之後，我們特別小組中的成員，日以繼夜地追尋着破案的線索！」

「到現在為止，還沒有結果？」

「沒有。」李玉芳皺着眉，「一點也沒有。」

高斯握住了李玉芳的手，道：「無論如何，你總得休息一下。」

李玉芳可以充分感到高斯這一句極其普通的話中的柔情蜜意，她低嘆了一聲，道：「我請了三天假，暫時不參加特別小組的工作，可是你是怎麼一回事？為什麼忽然會有人向你射擊的？」

高斯道：「我也莫名其妙，不過我倒很感謝那個向我開槍的人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不可能見妳

！

「感謝他！只差少許，那子彈就可以令你致命！」李玉芳說着，「不過這件事也很奇怪，究竟是爲了什麼，才會那樣的？」

高斯的手在床沿上拍了一下，道：「我想，我一定被誤認爲一個什麼人了。」

李玉芳望着高斯，道：「你爲什麼那樣想？」

高斯道：「首先，我拿的牛皮紙袋中，只是一大疊各種不同姿勢的照片，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，可是却曾被別人搶走了，如果不是搶紙袋的人，誤認那袋中是什麼值錢的東西，怎會如此？」

李玉芳的秀眉緊蹙着點了點頭。

高斯的傷口雖然還在隱隱作疼，但是有李玉芳在他的身邊，他的精神却十分好，他又道：「而且，那人一逃進門去，就不見了，如果他不是早就想好了隱藏的地方，是不會那樣快消失的，我當時就想到，那幾間化粧室中，一定有一些人在說謊，只不過我失去的不是什麼重要東西，所以才未曾搜查而已。」

李玉芳的眼光很明澈，道：「你說得很對。」

李玉芳是很少對高斯的分析作那樣的讚許的，是以高斯高興得臉都紅了。

他繼續道：「那麼，那搶東西的人，可能誤會我是另一個人，將重要的東西，放在牛皮紙袋中，來交給他，他拿走了之後，發覺裏面不過是一些照片，知道弄錯了，所以又想來殺我！」

李玉芳問道：「這就有一點不接頭了，他發現自己弄錯了，就應該將那些照片拋去才是，何